

马兰花开

□ 郭昌友



1970年底，我们21名“特种政治文化兵”从建德应征入伍，同行的还有杭州地区的105名新兵。运送新兵的闷罐子车（铺有干草，可打铺睡觉）整整走了八天，越往西走，越是荒凉。正如《马兰谣》中唱的：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

闷罐子车到吐鲁番站（大沙沿），换乘解放牌卡车，在途经干沟时，我所乘的军车被地方上一辆运输车逼上了山樑（呈40°角），倒翻下来，一车新兵就被“倒”了出来。当时大家都年轻好睡，撞翻下车一看，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我们要去的部队叫马兰村场站，位于马兰基地以西约15公里处，内部叫马兰西村，通信信箱是新疆永红。其地北依无山，南傍博斯图湖。在这里设立马兰机场，是为我国核试验任务提供服务，同时也是参试单位之一。

马兰基地包括马兰场站，在初创时期非常艰苦，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吃的是沙砾饭。正如一首歌所唱的：

“马兰花开时，我们正年轻。丹心照大漠，豪气贯长虹。喝苦水住帐篷，战风沙苦为茶。献了青春献了终身，无怨无悔埋姓名。8023无上光荣，马兰精神代代传承。”

我们到马兰村场站后的第一堂课是保密教育，主要内容是背《保密守则》。至今我还记得“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等条款，并成为我们自觉的行为准则。家里来信，问我“永红”在哪里，我们也是只字不提，连暗示也不允许。可以告诉家里的，只有我们每天1.24元的伙食标准，超过陆军二倍多（当时内地陆军每天伙食标准0.48元），吃得很好，请家里放心。另外一项便是敌情教育。据说当时在戈壁深处和博斯腾湖的芦苇荡中，还有马步芳的残部，敌特活动也很猖獗。而且北方的苏修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还听说有气球向我国飘过来。

我们从温暖湿润的低海拔地区，一下子来到干燥酷热的高海拔地区，许多战友的身体都适应不了，最典型的是流鼻血，半个月后才逐渐正常。另外，戈壁滩上的4月份和10月份，经常会刮沙尘暴，黄尘弥漫，灰蒙蒙不见天日，如果在室外，耳朵、鼻子都会被黄沙灌满。幸好每一次沙尘暴的持续时间都不长，很少超过两天的。

我们杭州地区105名新兵都分配在马兰村场站定桥中队。按空军的编制，场站属后勤单位，是没有定桥中队的，只有飞行团才下辖机务大队、机务中队。但

因为马兰村场站的特殊性，来往场站参加核试验任务的飞机很多，不仅有歼击机，更有运输机、轰炸机、强击机、直升机等，首长的专机也经常来。所以马兰村场站配备有定桥中队，还有一个大机库，以保证过往飞机外场保障及检修任务的需要。我作为一名特设分队的电气员，跟随中队、分队领导参加过每次外场保障任务，还参加过参试飞机的洗消任务。当时我们国家很穷，美国、苏联核试验中的穿云飞机用后即废弃了，而我们要把飞机用高压水枪冲洗出来（一架穿云歼六飞机当时值80万人民币，洗消后核辐射可达正常水平，仍可使用）。当然，“马兰人”多少都受到过核辐射及吸入过放射性尘埃，但是大家都以参加任务为荣。比如我们新兵都非常崇拜的场防化连连长李才同志，他先后参加过十多次核试验任务，测量仪器放他身上就“嘎嘎”响，说明他身上的伽玛射线至少在5欧以上，可他在洗消中照样冲在前面。可以说，没有“马兰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就没有中国的国之重器，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

基地的科研试验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在马兰村场站服役的八年时间里，我有幸见证了多次核试验的历史时刻。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过蘑菇云，但都能听到低沉的隆隆声。

1971年12月3日的中午，我国进行了第13次核试验——第8次空投，任务由彝族核飞行员杨国祥团长承担，他驾驶着11246号强—5甲型飞机前往靶区投弹。当时我与机械分队的冯分队长等一批定桥中队的同志正在机场跑道不远的停机坪上，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声，同时命令全体人员立即进入防空洞。当时我不清楚为什么要进防空洞，也未来得及进防空洞，就看到杨国祥团长驾驶着强—5甲飞机平稳着陆，着陆的姿势非常漂亮，轻盈、平稳，比平时飞机训练还要稳。事后我们才知道，在执行强击机投掷原子弹试验时，杨团长按规定三个程序都未能投下原子弹，他又在空中采取应急措施，包括俯冲拉起借力外甩，都无法投掷。在靶场折腾了半个小时，杨国祥请示塔台，要连人带机冲向靶心，未获批准。万般无奈之下，杨国祥请示带弹着陆。指导员们犹豫了，立即请示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相信飞行员。但是指挥员杨焕明（兰空司令员）、科学家朱亚光

都在马兰村场站，他们都不肯进防空洞，而是看着飞机带弹着陆。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万一着陆时，引发核弹爆炸，马兰机场包括马兰基地将不复存在。

戈壁滩上除了骆驼刺外，还盛产甘草、肉苁蓉。节假日休息，我们也会去采挖，甚至能挖到手臂般粗细的甘草，据说长了百年以上。后来场站还组织随军的干部家属办了甘草厂，即用大锅把甘草熬成膏，大约每吨可卖几万元。虽然解决了许多家属就业（基地范围内没群众，就业岗位极少）问题，可惜破坏了大量的甘草资源（大多出口日本了）。

基地的文娱生活也比较单调，那时还没电视机，戈壁滩上放露天电影是我们最大的娱乐享受。不过戈壁滩的温差非常大，白天穿短袖，晚上看电影都要穿皮大衣。林彪事件后，连放了几个晚上的电影，大家不知怎么回事，但很高兴天天有电影看。记得总政歌舞团、空政歌舞团都来场站慰问演出过，俱乐部礼堂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今天，在离马兰基地西门边不远处，有一座安静的陵园，陵园的门口伫立着由“两弹元父”朱亚光题写的纪念碑。这里安葬的都是马兰核试验基地牺牲的人，很多两弹元勋和基地多任司令员（共10位）的骨灰，也都留在了马兰烈士陵园。

毛泽东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决策者和统帅，周恩来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总负责人，而几十万“马兰人”（包括23位“两弹一星”元勋）则是“两弹一星”的实施者。可以说，是几十万“马兰人”几十年的前仆后继、艰苦奋斗，才共同托举起国之重器，才能使“两弹一星”之光照亮世界。

1978年8月，我调往空九军政治部组织处，仍心系马兰，还曾去过马兰。旧地重游，感慨万千。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也有风险，但内心是充实的、愉悦的。因为我们履行了共和国军人的基本职责，我们为“两弹一星”、为国防科研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我们“马兰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那个时代！

此文获中共建德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市社科联、市委史志编研室、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发起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一等奖。本报有删节。

建德人——浙江文明的曙光

挖掘建德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建功立德”地域人文精神

建功立德

德文化

打造美丽环境 培育美丽经济
建设美德家园 塑造美丽人文